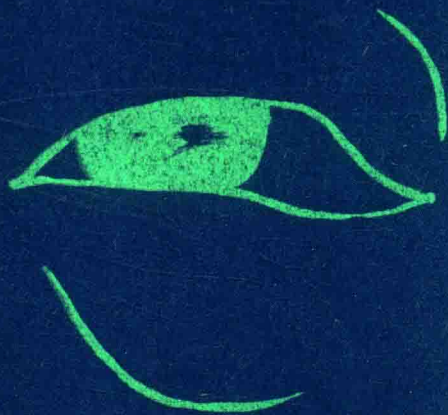


永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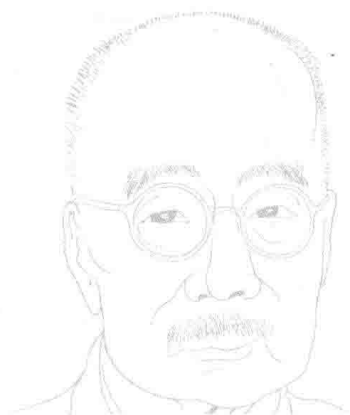
周作人著作

——
鍾叔河編訂



周作人著作

永日集



鍾叔河——編訂

岳麓書社·長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日集/周作人著作;鍾叔河编订. —长沙:岳麓书社,2019.1

ISBN 978-7-5538-0850-5

I. ①永... II. ①周... ②鍾...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4390号

YONG RI JI

永日集

周作人著作 鍾叔河编订

特约编辑:鄢琨

责任编辑:蒋浩

责任校对:舒舍

书籍设计:风格八号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0731-88885616

邮编:410006

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6.125

字数:99千字

印数:1-5000

ISBN 978-7-5538-0850-5

定价:24.00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周作人作品四十种

欧洲文学史	(1918)	风雨谈	(1936)
自己的园地	(1923)	瓜豆集	(1937)
陀螺	(1925)	秉烛谈	(1940)
雨天的书	(1925)	药堂语录	(1941)
冥土旅行	(1927)	药味集	(1942)
泽泻集	(1927)	药堂杂文	(1944)
谈龙集	(1927)	书房一角	(1944)
谈虎集	(1928)	秉烛后谈	(1944)
永日集	(1929)	苦口甘口	(1944)
过去的生命	(1929)	立春以前	(1945)
艺术与生活	(1931)	希腊女诗人萨波	(1951)
儿童文学小论	(1932)	鲁迅的故家	(1953)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1932)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
看云集	(1932)	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
知堂文集	(1933)	过去的工作	(1959)
周作人书信	(1933)	知堂乙酉文编	(1961)
苦雨斋序跋文	(1934)	木片集	(1962)
夜读抄	(1934)	知堂回想录	(1970)
苦茶随笔	(1935)	知堂杂诗抄	(1987)
苦竹杂记	(1936)	饭后随笔	(1994)



北新本《永日集》

岳麓书社开始重印

周作人著作

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其文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国——西方和中国——日本的文化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可不读。岳麓书社以编印《知堂书话》《知堂外谈》《知堂杂诗抄》之熟手，已经开始重印周作人的全部著作，1987—88两年内全部出齐，力求：

书价最便宜

装帧最大方

校订最精审

“民国”时期尤其是沦陷时期所印书，错字甚多。岳麓书社决定由编审兼任周氏著作的校订，对原印本错字悉予改正，同时仍列出勘误表，记载原有错误，以便对照，显示负责。各书均分单本、平装、合订精装两种版本，一利阅读，一利收藏。周氏的集外文和未刊稿，亦正清上海黄裳、北京舒芜、香港黄俊东、新加坡郑子瑜诸先生协助整理，由本社初版印行。特此广告，请读者速向当地新华书店预订。本社即将请各省书店统一排版。

自己的园地	0.99元	瓜豆集	0.99元	欧洲文学史	0.78元
雨天的书	0.90元	寒地集	0.81元	艺术与生活	1.25元
泽庵集	0.50元	药堂语录	0.45元	儿曹文学小论	0.53元
过去的生命	0.45元	药味集	0.70元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0.55元
谈龙集	0.90元	大32开精装	大32开精装	知堂集外文编(上、下)	7.00元
谈虎集	1.66元	合订本3.95元	合订本3.60元	知堂书话(上、下)	6.00元
永日集	0.81元	大32开精装	大32开精装	知堂序跋	3.20元
看云集	0.95元	合订本3.90元	合订本4.00元	知堂杂诗抄	0.80元
夜读抄	0.90元	大32开精装	大32开精装	儿童故事诗(丰子恺插图)	1.20元
苦茶随笔	0.99元	合订本4.85元	合订本4.85元		
苦茶杂记	1.05元				
风雨谈	0.90元				

(以下系初版新书，不属于重印)

编者的话

鍾叔河

编者的话

一九八七年一月七日《光明日报》上，岳麓书社刊出了我拟稿的一帧广告（左图），宣布了书社和我对重印周作人著作的观点：

“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国—西方和中国—日本的文化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可不读。……”

随即便开始出书。既出周作人著作的单行本，也出精装合订本。两年之间，出了二十四种。

书当然不是想出便能出的，得按规矩，走程序。周家授权了，报告批复了，宋木文、杨牧之、伍杰各位领导都当面或来信表示应允和

支持了，便能够出了。

出就得出好。当时强调了两条：（一）因为均系据旧本重印，所以一定要认真校订，尽力改正旧本误植失校的错误；（二）因为手稿不存，无法对勘，所以一定要详出校记，改动处一概保留原文，承担责任。

这两条，读者看来大都是认可的。直到如今，在旧书网上，八十年代“岳麓版”的周作人著作，始终都卖得不错。

现在，岳麓书社决定又来重版周作人著作，仍然要我负责编订，做法则一仍其旧。还是这些书，还是这两条，新的广告也就不必再做了。

鄢琨君三十年前和我同编了这些书，此次仍然合作，所有案头工作都是他做，各书重版说明也多是他写的。校记原列表在书末，如今改作尾注。鄢君新增校改之处，标出“鄢校”，特此说明，并志感谢。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于长沙。

重版说明

《永日集》，一九二九年五月北新书局初版，为《苦雨斋小书》之四，有序一篇，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九年间所作文三十九篇，外代跋一篇，题目是《〈专斋漫谈〉序》，有注云：“《漫谈》未续写，移作本集代跋。”

作者在序文中写道：“我的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本集前二十一篇，从《〈忒罗亚的妇女〉》《荣光之手》到《关于妖术》《闭户读书论》，确实是评介文学作品和社会文化的译述、序跋和论说，可以说都属于广义的文学的范围；后面的《杂感十六篇》（十五篇曾刊《语丝·随感录》）和《国庆日颂》《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则全是针对时事的杂文。

本社一九八八年九月据北新本校订印行，
此次仍据该本加校重版。

目 录^①

序	1
《忒罗亚的妇女》	3
荣光之手	15
论山母	24
在希腊诸 ^② 岛	41
平安之接吻	52
访问	59
蔼理斯《感想 ^③ 录》抄	66
《谈龙集》《谈虎集》序	75
《花束》序	78
《桃园》跋	82
《杂拌儿》跋	85
《燕知草》跋	88
《聊斋鼓词六种》序	92

《大黑狼的故事》序·····	95
《医学周刊集》序·····	99
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	102
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 ^④ 等·····	107
关于失恋·····	113
关于人身卖买·····	119
关于妖术·····	122
闭户读书论·····	128
国庆日颂·····	132

□杂感十六篇

罪人·····	136
女子的文字·····	138
爆竹·····	140
女革命·····	142
愚夫与英雄·····	144
《爱的艺术》之不良·····	146
莲花与莲花底·····	148
食莲花的·····	152
关于“食莲花的”·····	154
干政与干教·····	156
山东之破坏孔孟庙·····	157

历史	161
老人政治	162
欧洲整顿风化	163
《神州天子国》	165
杀奸	167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170
《专斋漫谈》序（代跋）	178

【锺校】

- ①目录各标题下原标有写作日期（其中“杂感十六篇”仅标于总题下），今删。

【鄢校】

- ②“诸”字原缺，据正文补。
 ③“感想”原作“随感”，据正文改。
 ④“文明”原作“问题”，据正文改。

序

民国十七年是年成不很好的年头儿。虽然有闲似地住在北京，却无闲去住温泉，做不出什么大文章。一总收在这小册子里，还不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其一小半乃是十七年以前所写的东西。

序

有五篇是翻译。有人或要不赞成，以为翻译不该与自作的文章收在一起。这句话自然言之成理。但我有一种偏见，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正如大家引用所佩服的古人成句一样，我便来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这些译文我可以声明一句，在这集内是最值得读的文字，我现在只恨译得太少。在自己的文章中只有一篇《忒罗亚的妇女》觉得较好，这篇戏曲的原文实在也值得全译。

我的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

题目。关于文学我的意见恐怕如不是老朽也是外行的，——其实外行我原是的。我的意思说在《〈大黑狼的故事〉序》里，虽然谷万川君就不佩服。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户读书论》中，兹不赘。

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岂明，于北平。

《忒罗亚的妇女》

基督前四一六年，周威烈王十年的时候，雅典大军围攻一个名叫美洛思（Mélös）的小岛。这个岛没有武力，也不大有什么商业，只靠农业勉强生活。雅典战败波斯之后，想做希腊的盟主，要收服这岛，派使者去交涉，非降则战，岛民请求中立，也不答应，于是终于决裂，雅典派兵攻破这岛，屠灭所有成年男子，把妇女小孩掳去为奴。岛上人口本来不多，屠杀之后，送了五百名移民去，便又把这小岛重兴起来了。这件小小的事情，在军事上很少价值，在政治上^①也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却激动了两位大人物，在思想文艺上留下了大纪念碑。一个是都吉迭台思（Thoukudides），在他那简洁严谨的历史里分出二十六章的地位来纪述这件事，许多《左传》式的叙录很有艺术的价值，但最重要的是他的道德的与历史的眼光。据他看来，这件小事即是雅典衰落的根源，因为

这正犯了“过”（Hubris）的大罪，结果必至自灭，而且在事实上，日后招致败亡的昔昔利远征的意思，与这回收服美洛思岛的心事正是一样。都吉迭台思纪其事曰：

他们把美洛思男子之成年者都处死，掳掠妇人小儿作为奴隶。随后他们遣移民五百人去，将其地占为己有。是年冬，雅典人计划一个较以前更大的舰队，将去征服昔昔利。……

微言大义，已很明白的表出来了。

还有一个人是欧列比台思（Euripides），他是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虽然生于二千三百年前，但其著作中唯理的思想与人道的精神，使得我们读他如对当代的大师，发生亲密之感。他于第二年春天，大舰队还在预备出发的时候，发表他的杰作之一《忒罗亚的妇女》（*Trōades*）。这是讲希腊联军征服忒罗亚的事，传说中最有光荣的胜利，但是他讲的很是特别，我们相信他手里写着忒罗亚，心里却是想着美洛思。所以他所写的并不是胜利的光荣，乃是胜利之悲哀。战事完了，“圣林空虚，神殿上染红了鲜血”，战死者在地上腐烂，将空气都熏坏了，得胜的兵士怀乡心切，彷徨不安，往来游行，只等风来送他们离开这亲手毁坏的土地。在这里序幕开场，忒罗亚的守护者海神波塞